

在历史褶皱里打捞烽火中的家国记忆

乱世暖光：“李庄岁月”中的大师家庭寻常

7年寻访串联起记忆拼图

2017年，在“两岸情·李庄行”活动中，郎麟采访了史语所著名学者董作宾之子、时已年迈的董敏先生。老人回忆起李庄童年：有红梅树的院子、养大后被母亲卖掉的小山羊……并向郎麟表示可以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相关资料交给她整理。不久后，董敏先生溘然长逝，但他生前的嘱托让郎麟感到责任重大：“哪怕只是为将来留一点口述资料，哪怕最终没有结果，也要去做。当时觉得是不可能有的结果的，找不到那些人。”

这个“不可能”的任务，一做便是7年。寻访的首要困难是史料庞杂，多为艰深的竖版书籍，“读得想吐”是常态。更大的挑战在于“找人”——史语所后人“星散在世界各地，互相之间也断了联系”；而与史语所朝夕相处的李庄百姓（房东、工友等），因文献无载，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更难找”。

凭借“李庄女儿”的身份优势与故土深情，郎麟开启了艰苦的田野调查。7年间，“几百次去李庄，几千次邮件沟通，几千个小时录音”成为日常。她像耐心的考古学家，将零散的口述记忆互相印证、补充，再与文献资料对照，最终将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家庭记忆碎片凝结成珠，串联成线，织就这部“山高水长”的深情之作。

大师光环下的烟火生活

“李庄岁月”里，学术大师们从神坛光环回归到充满烟火气的世俗生活，展现其作为父亲、丈夫、邻居的温情。

甲骨学泰斗董作宾，在孩子们记忆中是“一路都在说笑话”的父亲，是节庆活动的组织者。新年同乐会上，他会学唱弹棉花唱词逗大家开心。他也有普通父亲的烦恼，急了会“打自己小孩”。当儿子董敏因心爱的小山羊被卖掉哭泣时，他用独特方式安慰。书中还记载当地文人与史语所学者为他“定润格”（制定书法收费标准）的趣事，成为战乱中温暖的佳话。



史语所职员王志维与李庄姑娘张彦云的婚礼

今年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，中华文化命脉的存续，不仅依靠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，也离不开后方无数文化守护者的坚韧。1940年，当“国立同济大学”和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（简称“史语所”）等文化机构在战火中辗转万里，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以“同大迁川，李庄欢迎；一切需要，地方供应”的十六字电文，为承载中华学术火种的学者及其家庭提供了喘息与求索的港湾。此后六年（1940~1946），傅斯年、董作宾、李济、李方桂、梁思成、梁思永、劳榦等大师学者及家眷在李庄板栗坳的古宅深巷中安顿，于艰苦中守护文化薪火。

八十年后，“李庄女儿”、宜宾融媒体中心记者郎麟，历经7年寻访，推出非虚构作品《关山万里》（漓江出版社出版），以史语所学者子女（“史二代”）的童年视角和家庭生活细节为经纬，通过田野调查与后代记忆的双重印证，编织出战时知识分子家庭在板栗坳的生活图景，让世人看见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传奇。

◆记者 颜静燕



李庄旧街景（李筠摄）

不过，董敏童年记忆里也有害怕的时刻，那就是傅斯年到家里来和他爸爸吵架。乡村的夜晚黑魆魆的，傅先生来的时候，明明没有生气，还叫他“小敏”，摸他的头，可见到董作宾就吵。两人第一句话就高声，指手画脚、声音震天，河南俚语、山东土话都冒出来。董敏吓得躲在屋子里哭。两人吵半天，才意识到屋里还有女人和孩子，于是吵到外面去，一路走一路吵。直到成年后，董敏翻阅父亲的《殷历谱》，看到傅斯年为该书作的序言——“吾见彦堂（即董作宾）积年治此，独行踽踽，备感孤诣之苦，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。朋友如此，亦常无意而强与辩之，以破寂焉”，才明白傅先生当年的一片苦心。

以耿直敢言著称的傅斯年“傅大炮”，在板栗坳孩子们的眼中是另一番模样。他会“拿一把花生米，边走边吃，碰到孩子就给他一颗，看到谁先爬上了竹竿，就奖励他一颗”。他对普通劳动者充满关怀：轿夫张海洲犁田划伤腿，傅斯年赶紧让他去诊所，还亲自看望。张海洲感念终生：“现在也没有这么好的药！没有这么好的医生！”对房东张雨苍一家，傅斯年充满感激，离开李庄时，他特意写信叮嘱董作宾“房租一定要付全年，不要按月付，因为他们待我们太好了”。

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李庄深受肺结核折磨，却以惊人毅力完成《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



今年6月，郎麟（左二）陪同92岁的梁思永先生之女梁柏有（右二）重返李庄板栗坳



傅斯年关心过的村民张海洲在井边打水



董同龢太太王守京（正面女子）和劳榦太太周衍璞（背身扶腰女子）在板栗坳财门口

墟墓地发掘报告》等重要著作初稿。2025年其女梁柏有（92岁）重返李庄，指着厢房角落：“当年母亲在此蒸煮父亲爬满虱子的棉袍”。梁柏有回忆李庄生活时倍感亲切，因为郎麟的书写不是高深的学术研究，而是“很接近生活的故事”，是她们这些孩子眼中的世界。书中也记录了孩子们在板栗坳的童年趣事，如董敏的山羊、劳延炯（劳榦之子）养的鸡过年被杀后赌气不吃年夜饭等，这些带着童真与淡淡忧伤的片段，是战乱年代孩子们独特的生命体验。

在李庄的日子里，周衍璞（劳榦夫人）、徐樱（李方桂夫人）、熊海平（董作宾夫人）、俞大綵（傅斯年夫人）、李福曼（梁思永夫人）等学者太太们，以智慧和辛劳操持“锅碗瓢盆”，在物资匮乏的战时，为丈夫守护“安静的书桌”。正如劳延炯所言：“先生们能专心研究，全因家事由太太操劳。”

李光宇太太更以三寸金莲，独自携子穿越1942年河南饥荒区，历时七月抵达李庄；潘恂太太带孩子到板栗坳时，儿子竟认不出父亲，脱口而出：“这人好像我二大爷！”

孩童记忆与田野里的历史

当地孩子黄德彬的父亲是史语所工友，不幸早逝，家中困顿无力供他上学。栗峰小学校长张九一（当地乡绅）得知后，免费收他入学。史语所学者和家属们也伸出援手，帮他家修建住房。黄德彬的母亲丁芳福靠为各家太太洗衣服维持，常感激：“我家德彬命真好！不是张校长，他哪能读书？那些先生们都是好人！”

更难得的是，在董同龢夫人、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王守京所教的数学课上，黄德彬“每次考第一”，甚至超过史语所的孩子。史语所离开后，在老师的帮助下，他免费入学继

续学业，后任南溪县档案馆副馆长。

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，史语所的一些青年学者与李庄当地的女子喜结连理，成为连接学人与当地的牢固纽带。如史语所职员逯钦立与栗峰小学教导主任罗筱蕙成婚；史语所研究员李光涛娶了栗峰小学教师、罗筱蕙的表妹张素莹；史语所职员王志维娶了板栗坳张氏家族的张彦云……

为了筹备婚礼，王志维特意去宜宾定做了一枚戒指。然后去镇上，租来结婚礼服。这是李庄镇上唯一的一套西式礼服，大摆白缎裙，头纱、捧花、白手套，一样不少。

青砂石碑铭记患难岁月

1946年，抗战胜利后，史语所告别李庄板栗坳。临行前，学者们在牌坊头共同立下青砂石碑，碑额由董作宾以甲骨文书就“山高水长”；碑文由陈槃撰写，劳榦书丹，即著名的“告别李庄栗峰碑铭”，深情铭记患难岁月：“怀我好音，爰来爰托……安居求志，五年至今……我东日归，我情依迟。英辞未拟，惜此离思。”

郎麟说：“我相信板栗坳藏着许多关于史语所的记忆，那是一幅让人感怀的抗战图景。烽火岁月，先生们转蓬千里来到这里，继绝学续中华之文脉；他们是文化的传承者、开拓者，是民族不屈的脊梁，却也是芸芸众生，面临生命诸多磨难，正因此，那一己的担当格外动人。”她用7年坚持，让散落的生命碎片重新结网，让普通人、寻常家庭的故事得以浮现。

在国家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，文化延续不仅依靠学术殿堂的坚守，更深植于每一个平凡家庭的坚韧与温情之中。那些散落在李庄板栗坳庭院里的家庭记忆碎片——一颗花生米、一声童谣、一次蒸煮、一幅甲骨文涂鸦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脉在烽火中赓续不绝的最深沉、最动人的力量。